

独家发行
最新佳作

台湾尚未出版
大陆首次推出



琼瑶自传

—我的故事

K821.6
64/11

(台湾) 琼瑶

琼瑶自传
—我的故事

海淀走读大学
藏书

作家出版社

119668

琼瑶自传——我的故事

作者：(台湾) 琼 瑶

责任编辑：王 忻

责任校对：彭卓民 李超英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62千字

印张：8 插页：2

版次：1990年3月北京第1版第2次

ISBN 7-5063-0299-3 / I · 298

定价：3.2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缘 起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我在离开故国三十九年以后的第一次，从台湾飞抵北京，展开了我为期四十天的大陆之行。

关于我的大陆行，我另有一本书，名叫《剪不断的乡愁》，已经写过我的感触和经过，这儿就不再赘述。

当我初抵北京，就有读者和朋友，拿着访问出版的各种介绍琼瑶的书籍来给我看，我这样一看，才知道自己这“浑浑噩噩”的大半生，已被“胡胡涂涂”地报导过了。其中不少“新闻”，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在阅读这些刊物的时候，我不禁震动，不禁感动，原来在海的两岸，竟有这么多人对我关心着！当时，我就激动地说了一句：

“回台后，我要写一本书，来介绍真实人生中的我！”

回台后，这愿望一直缠绕着我。但是，真实人生中的我，是那样难以下笔啊！镜中的我非我，别人眼中的我非我，未来的我不知何在？今天的我仍在寻寻觅觅……那么，能谈的我只有过去的我！

过去的我是怎样的？当前尘往事，在我脑中一一涌现，我真不相信自己已走过这么长久的岁月，历经了这么多的狂风暴雨，目睹过生老病死，体验过爱恨别离。至于人人皆有的喜怒哀乐，在我的生命中也来得特别强烈！我的过去，原来堆积着这么多的汗水和泪水，这么多的痛苦和狂欢，这么多的相聚和别离，这么多的寂寞和挣扎，这么多的矛盾和探索，这么多的错误和抉择……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和“传奇”！

我细细整理，前尘如梦！我细细整理，为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们！

且听我“从头细述”！

目 录

缘 起	1
-----------	---

· 第 一 部 ·

一 我出生	3
二 四岁以前	9
三 祖父和兰芝堂	13
四 小锦旗	16
五 在山沟里	19
六 在柴房中	24
七 “中国人”	30
八 夜半, 穿越火线	37
九 曾连长	41
十 骑马	46
十一 大风坳	49
十二 弟弟失踪了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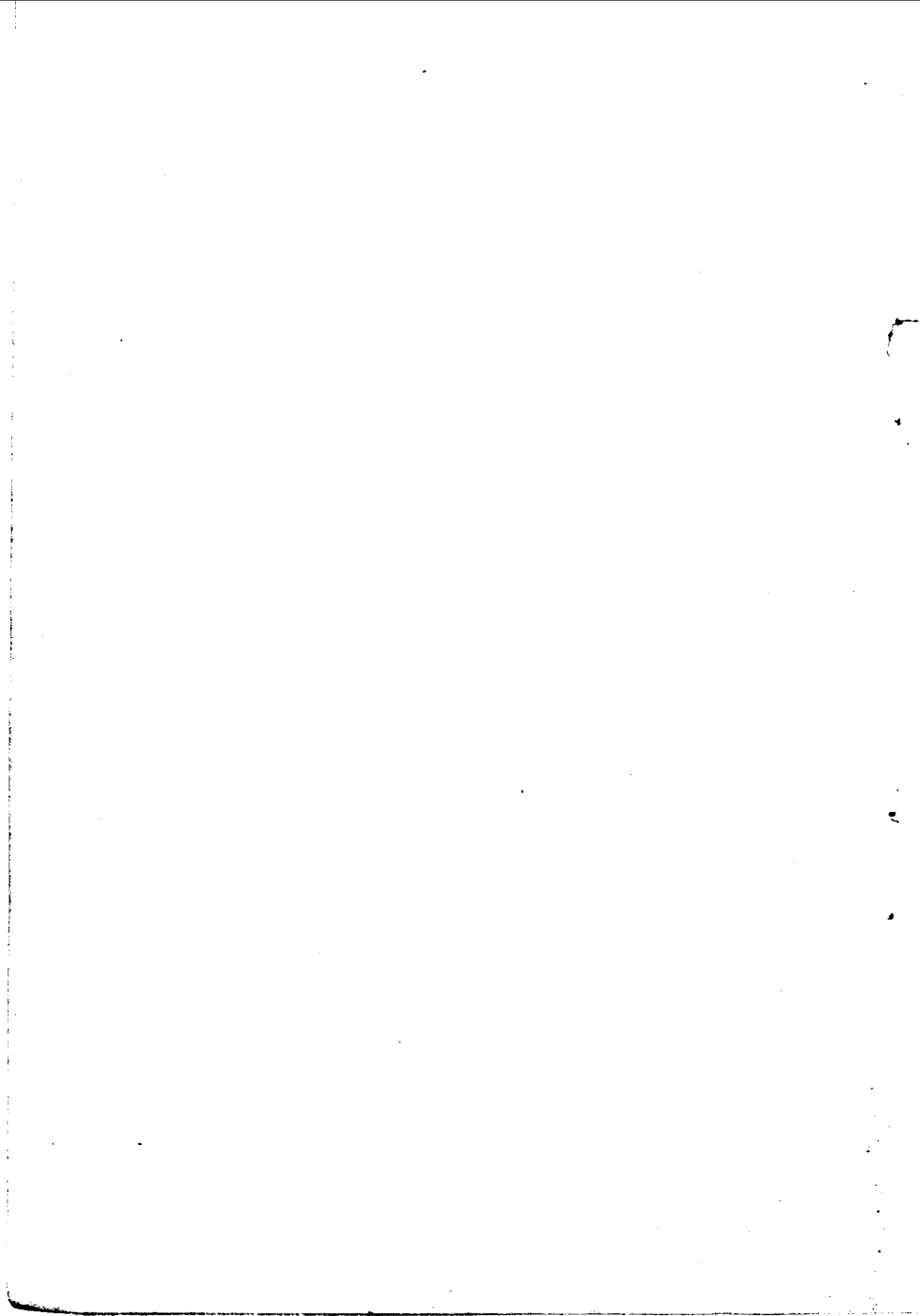
十三	投河	57
十四	老县长	60
十五	难民火车	66
十六	弟弟找到了	69
十七	别了！曾连长	72
十八	打摆子	74
十九	融河二十日	78
二十	糍粑与红薯	83
二十一	瞿伯伯	84
二十二	捡柴	87
二十三	一个猪头大家啃	88
二十四	强盗与县长	90
二十五	“红薯熟了！”	93
二十六	抗战胜利了！	95
二十七	泸南中学	99
二十八	在上海	103
二十九	再度回乡	110
三十	初抵台湾	115

· 第 二 部 ·

一	少年“尝尽”愁滋味	123
二	绝望的“初恋”	130
三	落榜	134
四	无法“死别”，毕竟“死离”	137
五	二十岁	141

六	初试写作	149
七	庆筠	154
八	结婚	161
九	贫贱夫妻百事哀	166
十	离别与儿子	171
十一	小庆	176
十二	痛苦的婚姻	180
十三	二十五岁	185
十四	《窗外》出版,愁云满天	191
十五	初见鑫涛	198
十六	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206
十七	“梦想家”与“实行家”	212
十八	生死一线的体验	217
十九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227
二十	浪漫与残酷	233
二十一	衔云衔不住,筑巢筑不了!	238
二十二	幸福的“声音”	242
	后 记	247

第 一 部



一 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

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

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 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

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

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 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 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 决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 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形男胎给流产了! 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

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

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慰地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地一正一倒地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地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觉醒，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

“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儿儿，象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

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

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

“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地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撞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

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医生惊奇地告诉她：

“第二个是个男孩！”

母亲一惊，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象，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

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地说：

“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象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

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拼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喆”，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

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地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堕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

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在踌躇志满的心情下，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至今都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
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从后，
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 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总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象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唯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

“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